

■对 话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贺仲明：文学评论应该体现批评家的灵魂与个性

□本报记者 许 莹



贺仲明

作品触动了我,有了写作的愿望,才进行评论

记 者:贺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凭借著作《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能否请您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创作缘起? 结集成书时,您在结构上有怎样的整体构想?

贺仲明:谢谢!这本书是最近几年创作的论文选集,涵盖了我近年的文学思考和批评关注。一个重点是当代文学的资源问题,主要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进行现代转化,让它们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所以,我讨论了中国古代文论如何进行现代转化的问题,也针砭了当前部分青年作家创作过于技术化的倾向,还关注了如何构建当代文学经典的问题。另一个重点是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土情感和乡土小说的生存和变化问题。我长期关注乡土文学,关注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所以,这也是我持续思考的问题。批评方面选取的文章,主要是当代文学中一些优秀的、有特色的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评论对象包括1950年代的孙犁小说、新发现的柳青佚作《在旷野里》,更多的是近期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还有个别讨论当下鲜活

文学现象的文章。

结集成书时,在结构上基本按照以上两方面内容进行安排。第一辑侧重于问题和现象,第二辑主要是作家作品论。两部分各有侧重,写作风格也有差异,但其实还是有内在关联。也就是说,第一辑中所思考的问题和蕴含的思想贯穿在第二辑的评论文章中。无论是对孙犁美学意义的讨论,还是



文学应该有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

记 者:您深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数十年,形成了自己鲜明、沉稳的批评风格。能否请您回望一下自己的学术与批评之路? 您的文学批评观是怎样的?

贺仲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但真正走上学术与批评道路还是90年代后期在南京大学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当然,大学毕业后在社会上的多年历练也给了我的学术和批评道路很多帮助,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近30年来,自己的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受益于多位老师和朋友的指点和帮助,心中非常感念。我的文学批评观的形成,应该与我早年的生活和文学启蒙有一定关系。我的童年基本是在乡村度过的,农民的质朴真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农村能够读的书很少,有幸偶然读到孙用先生翻译的《裴多菲诗选》,当时虽然读不懂,但还是深深感受到文学之美。所以,我的文学观,最基本的就是两点:一是文学是美的。美学标准是文学永远都不应该放弃的基本原则。二是文学应该有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没有感情、没有人文关怀的作品不是好作品。

记 者:在您看来,我们应如何激活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和美学精神,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贺仲明:我在本世纪初就写过好几篇讨论文学本土化的

文章。在今天,我也依然坚持这个看法。文学应该深刻立足本土生活和本土文化。其中,需要对传统文学资源和美学精神进行继承和发展。继承,就是保持、承继其中的精神内核;发展,就是对其进行现代“洗礼”和更新。我以为,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学审美思想都具有充分的可继承性,可为新时代文学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具体来说,以更客观的态度进行认识 and 评价、以更切实的方式进行整理和总结、以更科学的立场将其进行现代应用和发展。这三方面工作必不可少。

优秀的文学评论,应该是独立的、深刻的

记 者:在您看来,一篇真正有分量、有生命力的文学评论,应当具备怎样的品格? 文学理论评论与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

贺仲明:真正优秀的文学评论,应该是独立的、深刻的、体现批评家的灵魂与个性的。不是说优秀的文学批评就完全准确、没有缺点,但它肯定能体现出作者的独立思考,深刻且睿智,绝对不是人云亦云的应酬之作。文学理论评论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非常重要。它能够引领、促进时代文学潮流,推介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形成良好的文学社会趣味,进而推动一个时代文学的全面发展。当然这对理论家和评论家的要求很高,包括才华、品格等多个方面。

记 者:您既关注成熟作家的创作新变,也留意青年写作的生长方向,同时也观察着文学生态的持续更迭。在您看来,当下的“文学风景”呈现出哪些新面貌与新特质?

贺仲明:因为年龄的原因,我的关注点主要还是集中在成熟作家群体,但也深刻意识到青年写作代表着文学的未来,需要充分关注。所以,我还是尽量多浏览和阅读青年作家的作品,对他们的创作倾向进行一些思考。如同整个人类世界一样,当下中国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高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文学也深受其影响。特别是AI、短视频制作,都对传统文学构成巨大冲击。这一变化还在进行中,很多还无法预测。但过不了多久,便会有所沉淀,让人们看得更清楚。

记 者:您对于当下年轻一代的文学理论评论工作者,有怎样的建议与期许?

贺仲明:年轻一代文学理论和评论工作者,无论生活环境还是教育环境,都与之之前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知识面远比前人宽阔,特别是在现代科技和文化方面。而且,他们的外语水平更好,与外部世界交往和沟通的能力也更强。这些优势让他们具有很大的创新和发展空间。他们目前缺的主要是生活历练,包括生活的磨炼、对生活的思考等,也许等他们成长起来后会克服这一局限。那样的话,他们肯定能够超越我们这几代人,取得更大的成绩。

■声 音

AI时代,人类写作何去何从?

□陈劲松

从2017年微软小冰写作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到2019年机器人小封写作诗集《万物都相爱》;从2023年署名“@硅碑”的《机忆之地》获得江苏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二等奖,到2024年华东师范大学王峰团队用人工智能写作百万字长篇小说《天使命徒》,人工智能(AI)以其迅猛的迭代能力介入人类写作领地。时至今日,这场技术变革不再是即将到来的预警,而是变成现实的客观存在。近期,一些知名作家透露,在写作过程中使用了“一种语言模型”,自己会不断地和大语言模型“对话”。当然,也有作家澄清,AI只是参与了创作过程中的一部分步骤,作品中的每一行字都是自己写的。无论如何,AI会越来越深入地介入文学创作。于是,我们不得不深思一个根本性问题:AI时代,人类写作何去何从?我想以一名理工科大学通识写作教学者和一位文学评论写作者的视角,谈谈这个问题。

过去几个学期,我在课堂上做了一件事:先让学生大胆使用AI写作,然后将AI生成的文本和学生写作的文本放在一起比较、分析、讨论。此项教学实验的结果很有意思。总体来说,AI生成的文本主题明确、条理清晰、内容翔实、结构完整,与此同时短板明显——共性有余、个性不足,且存在“信息幻觉”的问题,素材常常胡编乱造、子虚乌有。特别是涉及人类的精神感受和内心活动时,AI写作完全无法还原真实感知,更遑论抵达人类写作那些辗转曲折、出其不意的幽微细节。我们学校写作课的核心定位,就是陪伴学生心灵成长,兼具心理疗愈功能。当下大学生患有抑郁症的不在少数。在写作课堂里,学生们通过创作与交流来倾诉、沟通。这有利于疏导具有情绪问题的学生。这是AI永远替代不了的写作效果与课堂价值。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我长期关注文学现场,认真阅读大量作品,撰写评论文章。我认为,除了语言,优秀的文学作品还离不开真挚的情感、独特的想象力和丰饶的人生经验。这三样东西,恰恰是AI难以代替人类写作的因素。很多作家、评论家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AI可以模仿“风格的躯壳”,却无法拥有“灵魂的阅历”。在我看来,这绝不是

人类保守派的偏见,而是来自一线创作者和批评者的切身感受。

教学之余,很多人问我,AI写作到底可不可怕?我的回答是:最值得人类担忧的,并非AI可以写作;最值得人类警惕的,则是AI正在改变我们的读写习惯。这两者具有本质区别。AI能否写作诗歌、散文或小说,依然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但是,学生如果满足于AI“差不多就行”的文本内容,依赖于AI“输入指令一键成文”的写作方式,那他们慢慢丧失的,必然是对世界万物独立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对语言差异精微的感受力与分辨力,以及发自内心想要倾诉的表达欲和写作欲。人类写作的灵感,往往缘于心里有话要说,在此基础上坚持“真”与“诚”的表达和写作。没有情绪波动、不具生命形态的AI,又怎能理解并呈现“心里有话要说”这回事?究根问底,它也只是响应人类指令的提线木偶,永远写不出那种源自生命体验和内心深处的真情文字。

当然,我不是技术悲观主义者。身处南方科技大学这样的理工科院校,我每天都感受到前沿科技的生机与脉动。我们学校的人文科学中心,是国内最早启动新文科探索的院系之一,旗帜鲜明地提出一流的理工科大学要有一流的人文教育。AI浪潮下的新文科建设尤其是通识写作教学,形成了可供同行参考的实践经验。我对AI的态度始终是拥抱、善用,但不迷信。在课堂上安排人机写作对比,目的不是排斥AI,而是让学生知晓工具的边界,看清AI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解AI写作与人类写作各有怎样的优势和劣势。在技术一日千里的AI时代,人类写作不必比拼速度,而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努力写出自己的风格,形成独特的辨识度,从而有别于AI写作的千篇一律、中规中矩。就写作本身而言,未来人机协同是大势所趋,变化的不过是写作方式,写作的本质永恒如一。换句话说,AI只是工具,固然可以帮助人类拓宽思路、提升效率,但那个“像自己”的核心部分,只能依靠写作者本人完成。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中心主任赵勇将AI写

作机制形容为“涌现”,即基于海量数据模块的排列组合与概率生成。它可以无限“繁殖”,产生无数让人“震惊”的文本,但缺乏真正的开放系统与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目的性、适应性和自组织性。一言以蔽之,AI可以写得“像”,却很难写得“真”。人类写作的时代广度、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以及蕴含其中的生命力与感染力,恰恰在于那种不可复制的真实阅历和难忘记忆。这是人类写作得以永续的根基。

回到我的写作课堂。当AI已能写出看上去不错的文本,今天的大学写作课怎么教?教什么?我的理念与实践是:教学生不必模仿平庸的AI文本,而是自由洒脱地写自己,让大学写作与精神成长双向奔赴。语言层面,摒弃丽词堆砌,追求准确简洁,用心抒发真实情感;内容层面,调动全部感官,记录亲身体验,重点开展非虚构写作。AI虚构写作似乎稍胜一筹,但在纪实访谈、真人观察等非虚构写作方面,人类更具优势。每学期我都会布置访谈任务,让学生采访宿管阿姨、校园后勤、师长学长,甚至旅途中的陌生人,挖掘各类普通人的日常故事。这些扎根现实的文字,活人感和烟火气十足,老师很容易区分是人类写的还是机器写的。很多学者提到,在AI时代,人的主体性将会更加凸显。我深表赞同。当AI将技术门槛降到人人可写作之时,真正拉开两者差距的,一定是那个写作者绝无仅有的生命体验、情感温度和思想锋芒。人类写作理应守护的,也一定是那种别具一格的文学“灵光”。

所以,AI时代的人类写作何去何从?很显然,AI时代的人类写作不会消亡,但必须恢复本源,重返本心,回到“人”自身,回到真实的情感与经验,回到“心里有话要说”的表达冲动。AI技术可以辅助人类写得更快,但在写作上,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快,我们需要的反而是放慢脚步、倾听内心,慢慢感受写作过程中的一切痛苦与甜蜜、欢乐和慈悲。尤为重要的是,唯有人类自己,才能写得更像自己;唯有人类自己,才能写出真正属于人类、恒久闪耀在宇宙星空、永远镌刻于历史长卷的不灭文字。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青年教师)

■书 评

傅守祥的新著《诗性觉悟：中华文脉与世界文学研究散论》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细分五章,以“文化融合与文明互鉴中的诗性生存”为核心线索,分别探讨“中华文脉与审美思维”“中华文脉与审美生活”“海外华人文学的女性书写与诗性记忆”“全球化风潮中的文明互鉴与活性记忆”“新媒体时代的审美文化与跨界沟通”等。该书着重于文艺美学,比较文学、文化传播学的跨学科复合研究,将美学思辨、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既回应了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脉及其美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命题,也对新媒体化时代的文艺审美新形态作出了针对性分析。

中华民族历来强调的诗性智慧、诗性觉悟以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等诗性观念为内核,是中华民族审美直觉、审美思维与审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这些诗性智慧既贯穿于中华文脉的历史传承,也可作为跨文明互鉴的审美基础,实现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诗性共鸣。具体说来,这份诗性智慧与诗性觉悟,既关乎诗体、诗言、诗律,又关乎诗情、诗意、诗学,以及诗性想象、诗性思维、诗性正义等。它存在古典、现代两种形态,与中华美学精神构成一体两面的紧密关系,广泛存在于诗、文、书、画、乐等领域的经典之作中。它的现代转型尽管异常艰难,却在不断地对外开放中吸纳、融汇了现代性精神的多元谱系,以崭新姿态融入世界文明的现代大潮。这样看来,它并不是僵化的、凝固的,而是充满不断创新发展的活力的。

《诗性觉悟：中华文脉与世界文学研究散论》一书在具体展开论述时,主要抓住了

中华文脉的诗性审美与跨境延伸

——评傅守祥《诗性觉悟：中华文脉与世界文学研究散论》

□林艺鸣

四个方面的重点。一是中华文脉的诗性内核论。该书跳出常规的文史梳理框架,明确将诗性觉悟定义为中华文脉的核心基因,强调其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审美特质,既区别于西方理性思辨的文化路径,又避免在跨文化交流中被同质化消解。二是中华文脉的诗性审美传承论。该书结合不同时期的文论观点和文艺作品,梳理中华诗性审美的完整脉络,证明诗性智慧贯穿于我们数千年的审美实践之中。三是海外华人文学的跨文化融通论。该书突破传统本土文脉的研究局限,通过分析一系列海外华人作家的小说文本,指出这类跨文化创作既带着中华文脉的母族文化记忆,又融入世界文学的叙事语境,实现了跨文化的诗性融通。四是跨文明的经典互证,以及互鉴视域下的转化创新论。作者将中华本土的诗性审美传统,与世界文学经典以及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遴选逻辑进行对照分析,进而指出中华文脉不能封闭自守,需以包容姿态与世界文学开展双向交流和文明互鉴,在历史张力与当代创新的互动中完成自身美学精神的吐故纳新。

简言之,《诗性觉悟：中华文脉与世界文学研究散论》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与深切的人文关怀,完成了对中华诗性智慧的系统性梳理。该书的论证覆盖了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创作实践,说明诗性智慧既存在于传统的文脉传承之中,也扎根于当下的创作场景之中,具备深广的普遍性。当前,新媒体正在全面重塑大众的审美经验。该书倡导以诗性内核重塑审美经验,避免审美走向浅层化、碎片化和低俗化。这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

(作者系南昌大学文学院副教授)